

# 读诗既多，不免手痒

雍容

我的祖父，民国时就进邮电局当了学徒，解放后几十年仍是一名勤勤恳恳的邮电老员工。他受的教育不高，然以小市民家庭的标准，也算是藏书满架。父亲和几位叔父，各自培养了琴棋书画的爱好，虽未能成名成家，尚足以自娱。我生于“文革”终结后的太平之岁，又是他最钟爱的长孙女，他老来心思都用在对我的抚育上了。入学之前，应已约略习得数百字，背得百来首诗，懂得简单四则运算之类。彼时，诗歌于我，不过如唱歌跳舞一般，增加了一种能在小朋友面前炫耀的技能罢了。有个姑姑只比我大几岁，多年后笑说幼时来我家玩，忽而大人全围观我背《木兰诗》去了，心里着实不平。然这场景我自己早已不复记忆。

爷爷的教育都以非常愉快的方式达成，未成负累。三年级时，从书架上抽出《西游记》来看，只奇怪为啥每个名词底下都要画一道线，而内容并无障碍，那大约是祖父每夜和我讲故事的功效了。后来背的诗也多，《木兰诗》之外，祖父还教了什么，已无从分辨。只记得他坐在那张藤椅上，而我坐在他脚背上，我一边背诗，他一边把我荡呀荡——祖父的启蒙，最重要的大概是培养了我对诗歌的亲昵之情吧。

印象里自主阅读的第一本诗集是《唐诗选》，列在首篇的是魏征《述怀》。读诗而撞上魏征当初恋情人有点奇怪，然多年后还记得自己在纸上抄下“中原初逐鹿，投笔事戎戈。纵横计不就，慷慨志犹存……”那点小激动。读词则始于初中，入门书籍是俞平伯的《唐宋词选释》和龙榆生的《唐宋词格律》，就在中考前几天还翻了个遍。

高中课业不复轻松，我成绩平平，对诗词的爱好却到了顶峰。我的同桌和我一样狂热。分下来的小本作业纸，大半被派了歪用场。不时抽出一张，两人分头默写新背的诗词，比赛谁写得又快又好。那些小纸片，若存留下来，估计能垒起几尺高。就这样把几本唐诗宋词元曲的“鉴赏辞典”一路扫过，顺着古诗、散文鉴赏之类也扫扫。但只限于诗，鉴赏文章并不入眼，就当注释瞅瞅。对词曲的喜爱迅速退却，转而爱上了《诗经》朴质的调子，捎带也看完了。

等进大学，读诗只是本等，记忆力

也不复巅峰。这时才算比较系统地溯汉魏下及明清，看些别集、选集和诗话。无他。

关于读诗，我有条经验，鲁迅先生说读诗当读全集，真是至理名言。宋元之前，大部分诗人存诗不多，对谁倾心，读完全集不算艰巨任务，而惊喜时见。明清以下，托时代晚近和印刷业发达的福，流传下来的作品太多，未经时光淘洗，不免泥沙俱下。除了少数诗人，如黄仲则，挑出几首来看倒好，全集就是那一桶水倒过来倒过去。

如今不复如少年闲暇且情痴，心无旁骛沉浸在诗里很难了。不过兴致来了，以极快速度做点“扫荡”，仍觉愉悦而有收获。只是做事每每虎头蛇尾，早年曾想把读全唐诗的笔记写完，前些年时候想请一位老师赠我的一套《清代闺秀诗话丛刊》写成一系列文章，都未能达成，着实自愧。

读的诗既多，不免手痒，中学时就试着涂鸦，但只当作一种羞于在人前展示的不时癖好。旧体诗式微久，而对刊报尾偶见的“老干部体”，又不屑引为同侪。真正开始写，是己卯年上网以后，惊奇地发现我可告人的小秘密竟有这么多同好，都很年轻，水平还很高。彼时几大门户网站的古典诗词论坛，把这群天南地北的小众聚集起来，成一时之盛。

不曾写过旧体诗词的人都会有种误会，认为掌握格律很难。导致很多人不敢摸到门槛边，还导致诸多奇怪的“改良派”的产生。比如要求抛弃格律——我的意见是这样不如径直写新诗；比如要求改押“新韵”——但是他们自己都为怎么定新韵打起来。我并不反对以汉语拼音乃至方言押韵，但这并不能减少写诗本身的难度。既然有现成平水韵在手，何必多此一举。把格律当学问研究固然繁难，如满足于当个旧体诗爱好者，王力薄薄一本《诗词格律》入门也就够了。倘若有心，弄懂格律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，格律娴熟数月间就能够做到。

写旧体诗真正难在哪呢？一是旧体诗本质里也是一种“文章”，若缺乏文言功底和长期阅读积累，会导致“词库”欠奉，巧妇难为。二是如何把旧体

诗的形式和语言与现代生活对接，而非扮演古人。这就需要在创作中反复琢磨体会了。

借助网络，与诗友的切磋琢磨，使我写诗从生涩而步入自如。得诗最多当属癸未、甲申两年。当时独在异国，生活既孤寂，情感复郁勃，还得一位迄今未谋面、却亦师亦友的网友指点。他对我的启发倒不在“诗”本身，而是开拓了眼界学问，开掘了心性灵智，继而投射在诗上。放翁所谓“效果欲学诗，功夫在诗外”，正是此意。出第一本书时，出版商尚恂有儒者之风，由着我散帛自珍，把旧体诗文也塞了进去。至今感激。归国之后，生活安逸，世味日深而诗心渐衰，丙戌之后，就几乎搁笔了。

但我并不觉得是太大的遗憾。即使在我创作最高峰，比起那些朋友，我写的数量也是少得可怜。一来我乏捷才，他们玩的即席联诗、对句、唱和，我是玩不来的。二来，平生最怕应酬为文，更不能应酬为诗，偶有人相求，一概峻拒之。非但不能应酬别人，也不能应酬自己，若非情怀激荡，我一句都憋不出来的。每成一什，虽不至呕心沥血，然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，哦，不，掉几根头发，总是会的。所以写不出来的时候，那就不必勉强，写别的去呗。

这一搁笔就是十年。偶得一二，都懒得存留。直到孩子出生，人生恍如重新来过，有些感慨又奔涌而出，再次提笔，断断续续写起来。久后能再结成一个小集子也难说。

我又有一个小小意见，但凡爱诗、读诗、研究诗的人，都该试着动手写写。写好写坏姑且不论，有了“写”的实践，能大大增进“读”的眼力。对诗的喜悦虽百花各入眼，但鉴赏却有一定之规，动手写写，更能明了什么是“一般的好”（脸皮厚一点就是“我也能写得出来”）和特别的好（“打死我都写不出来”），什么是“技术的好”（经过训练而达到），什么是“性灵的好”（天赋灵感之纵放）。

现在某些研究诗的人，对诗本身其实隔膜得很。或者得了些前人的余唾，或者套了些外来的理论，又或者打的都是“周边”主意，等而下者还刻意沾些俗恶的趣味，自身既不爱诗，也不懂诗，却敢于高坐谈诗。试问老一辈诗词

研究者，如钱锺书、王国维、俞平伯，甚至不一定研究诗词的，有谁完全不写的呢？

我那位网友，评点今人诗作，号称“表扬为主”，每见劣诗，辄曰“格律都对”，连格律都不通的，辄曰“字数都对”（别问我字数都不对怎么表扬了）。红学圈里，有一桩“雪芹逸诗”的公案。当事双方的老先生，始作俑者固然可指摘，另一位倘若自己写过诗，对诗更有鉴赏力，也就不至于把一首“格律都对”的今人生硬仿作，硬是当成雪芹遗作拼命表彰而入套了。

最后腆颜以自己的一组小诗收结。祖父逝于戊辰，诗写于甲申，故曰“一十有六年”。算来，祖父而今已辞世近三十载矣，不胜唏嘘。

## 怀祖父

我生当桂辰，圆月何莹皓。  
三朝沐兰汤，抱以问乡老。  
红纸密书藏，恐致鬼神扰。  
检册锡嘉名，所期在远造。  
今我婚有期，抚发谁祝祷。  
今我书将成，洒泪悄与道。  
儿时学吟声，闭目犹了了。

三春不及归，归来值仲夏。  
佳城负青葱，晨光耀波乍。  
隔水望金牛\*，山风如相迓。  
长跪拭碑阴，恍若依膝下。  
及我到九泉，思慕终不化。

见之惟待梦，并梦久不作。  
岂醒醒后悲，告我返归乐？  
梦中每亦知，惨然未肯觉。  
自顾身小小，五指牢相握。  
徜徉街巷间，恍惚近旧厝。  
含笑指一门，环漆俱斑驳。  
晨忆旧且寻，孤怀何所托。

忆昔初入塾，畏苦惯娇惰。  
花下弄纤猫，嗷鸣晨窗课。  
闻之亦不嗔，携去灯前坐。  
自读一卷诗，描红三五个。  
稍息偶转眸，蹙蹙顾我座。  
一十有六年，思心如旋磨。

（\*祖父葬处，依山而水，湖畔一山，形似金牛入饮，人言佳地。）

我与诗词。一听到我这次给出的“主题”或者说“总题目”，几位作者都眉开眼笑，纷纷表示：我有话说！我有好多话要写！

我也笑了：这个自然。我知道他们和古诗词的渊源，他们写来的“专版专稿”也证明了我的判断：雍容是从小读古诗，而且写得一手“网红”兼老先生夸赞的旧体诗；李晓愚中学时用古诗替人写情书，只是“精致的淘气”，长大后在失眠的长夜里才体会到古诗的大用；孙超作为科班出身的古典专业人士，也一样感受到古诗词对人生真切的陪伴和滋养。

爱诗的人，诗都会回报以爱，从不薄情，从不辜负。

——潘向黎



故园·听雨

（油画）

韩胜龙

# 笔会

首席编辑专版

## 第一功名只赏诗

孙超

涂写下的那些田园诗才渐入我梦。后来，据此写成的论文还有幸在《文学遗产》、《中国韵文学刊》等专业刊物上发表，着实令我激动过一阵儿。

随着游学沪上、纽约，我眼界大开，学术方向也已悄然转向古典小说。奇怪的是，我对古典诗词的痴爱却未曾减少半分。我不仅继续将各家的诗词集子放置案头、随时翻看，还下定决心写一个无关功利、纯粹游学的诗词随笔册子，并打算继续完成《姑溪居士（李之仪）全集编年校注》。无怪好友要笑我身在曹营心在汉。难道是距离产生了美？说实话，研究小说较之诗词更能供我操练胸中百科奇兵，足可娱目快心。但自游沪以来日日与之厮磨且不得休息，便觉面目可憎，正如郑板桥终日作画，不得休息，便要骂人。我却不想骂人，只要到诗词韵海里畅快地涵泳一番就会立刻心满意足、精神百倍。我常想，古典诗词缘何有此妙效呢？恐怕还是要归功于

它的含蓄有味，可让人在不断寻味、品味、体味和回味中跳脱目前处境、进入虚实相生的艺术意境。

我说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。2010年圣诞前后，我被纽约的暴风雪困在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斗室中，这是我平生最寂寞的日子。为给自己一点活力、一丝温暖，我反复吟诵脑海里浮现出来的诗词，一遍又一遍。从“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”到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；从“忆向美人坠泪，江山如梦月如灯”到“晓鼓一声分散去，明朝风景属何人”；从“百啭无人能解，因风吹过蔷薇”到“谁怕？也无风雨也无晴”……就这样，一波波自我陶醉的“中国好声音”抑扬顿挫地穿过百年公寓里的长长廊道，逼着尽头的老旧木电梯上下唱和。我吟诵得兴高采烈，几乎忘了自己正在冰天雪地的异国飘零。等到吟出“瑶台雪花数点，片片吹落春风香”；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时竟

觉电光闪念间触处生春，窗外的大雪生香，无异邓尉看雪海。再细辨风中明灭的柳眼梅腮，我仿佛感觉到有一股春风扑面而来。这无疑是我为自己开的一次海棠诗会啊，至今难忘那“诗词于我如春风”的温暖幻境。

纽约归来，我便定居在董其昌的家乡松江，在陈继儒隐居的佘山下讲授古典文学。作为上海“青椒”，我每日忙碌。已超负荷的教研、生活事项一桩桩排成一堵严密的长墙，断然隔绝了我悠然望山的诗意。直到去年春天，我被选送参加上海市的青年教师教学竞赛。那是一场近乎残酷的比赛，我没日没夜地准备教学大纲、教学设计、教学PPT，最后整理上交的材料被装订成了一本厚厚的书。实际上，在最初看到参赛者名单的时候，竟高高兴兴，我便闪过放弃的念头。待抽签完毕，因不能讲授最拿手的《金圣叹与<水浒传>》，我更加灰心丧气。

硬着头皮登台后，我一心想着赶紧

邻居张教授，计算机领域青年才俊，古典诗词发烧友。一日，他给六岁儿子丁丁讲解古诗，我恰巧在座，真正大开脑洞。诗是杜甫的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，张教授让丁丁读了两遍，随即手持粉笔，在小黑板上啪、啪点了两下：“喏，‘两个黄鹂’描写的就是两个点”。嗖，又画一条横线，“这就是‘一行白鹭上青天’，一条漂亮的直线。”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的窗户是什么？”张教授迅速画了一个正方形，“就是这个，一个面！”我正琢磨着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该怎么画，丁丁已经恍然大悟：“我知道了，‘门泊东吴万里船’不就是个空间体嘛！”

杜甫写这首诗是为了用一种清晰而诗意的方式分析点、线、面、空间体关系？我不确定。但我知道，张教授的解读方式是他们父子俩最熟悉、最感兴趣的。相比丁丁，我儿时学古诗词的方式要“传统”得多。“传统”是种美化的表达，其实就是，死记硬背。在父母的“威逼”下，或一日一首，或三日两首。无甚讲解，自然谈不上领悟。“鹅鹅鹅”时还兴高采烈，唇齿生香；到了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，则完全丈二和尚，云里雾里。那情状跟郭靖被老顽童逼着背《九阴真经》差不多，觉得“句句含义深奥，字字蕴蓄玄机”，但是翻来覆去地念诵多了，“虽然不明白句中意义，却已能朗朗背诵，再念数十遍，已自牢记心头”。如此囫圇吞枣地“填鸭”进两三百首诗词，爸妈终于放手，只等着这些诗词在我腹中酝酿发酵，升腾出一股子华美绝伦的气质。他们说，这叫“无用之用”。

作为一个金牛座，现实主义的血液特质使我没有耐心等待“无用之用”的到来。念中学那会儿，我终日为沉寂腹中多年的诗词寻得了一个“有用之用”。彼时，男生女生情窦初开，借着传递纸条，开始青春期的恋爱。我是语文课代表，总有些文笔不错的同学前来求助。我操刀的纸条，除了文通句顺之外，还会根据“用户需求”嵌入适当的古诗词。男生苦苦追求女生，得不到回应：“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”；学渣向学霸表达爱意：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；女生对追求的男生有好感但又暂无恋爱打算：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；男生要转学时，舍不得心爱的女生：“相思相见知何日？此时此夜难为情”。甭管什么情境，我总能从腹中搜到几句古诗词来，手不辍笔，倚马可待。小伙伴们纷纷揣着跳跳糖烤猪肉脯豆腐干请我帮忙。那两三百首深藏腹中的诗词没能升华成高贵的气质，统统凝结成用也用不掉的脂肪。

拽两首诗词，致青春尚可，到了成年人谈情说爱的时候，便没了用武之地。在紧张兮兮的现代生活中，男女恋爱讲实际、重效率，弄清楚男女薪水住房资产家庭背景诸项之后，方决定是否“与子成说”，哪有功夫吟什么“人生自是有情痴”呢！我腹中的诗词就这么沉着，荒着，无用着。不过，它们偶尔还是会从记忆的深渊里扑腾出来，在现实中给我点小惊喜。一个秋日的傍晚，我与友人在杭州西湖畔散步，天阴沉沉的，似乎要下雨。望着远山，我蓦地想起姜白石的那句“数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”。当诗句在脑海中跳出的刹那，我眼前的景致竟也大不同了：天空酝酿着酣浓的雨意，湖上的山峰清寂愁苦，无可奈何却又有所不甘的情态，真叫人着迷。是了，人们总是倾向于看见那些已经被描述过的事物。世界芜杂纷乱，很多精微美好的细节，若没有诗词的指引，任凭你怎样睁大眼睛，也未必看得见。

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不会因为多背几首唐诗宋词而有任何改变，但诗词能推动人们去发现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美。我原以为诗词之“用”就在此，也就仅此，直到我被诗词拯救。

几年前，因为工作压力和产后抑郁，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。一旦黑

暗来临，害怕睡不着的恐惧就将我深深裹挟。彻夜难眠的夜晚，我坐在床上放声痛哭，不明白为什么像睡觉这样人人会做的事，我居然不会！中医、西医、中西医、神经科、心理科我看了个遍，各种方法都试过，并无改善。在无法睡眠的漫漫长夜里，翻阅古诗词成了一种排遣。我的动机绝不高雅，甚至有那么点幽暗：每读到“悠悠恹恹，辗转反侧”、“徘徊欲睡还复行，三更犹觉阑干立”之类描写失眠的句子，我的心里就会滋生出无限安慰。从三千年前《诗经》里的君子，到高适孟浩然范仲淹岳飞，统统失过眠，吾道不孤啊！还有陶渊明，别只羡慕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骄傲，欣赏他“悠然见南山”的潇洒，你晓得他失眠时的痛苦吗？“披褐守长夜，晨鸡不肯鸣”。通宵无眠，不是不想睡，是因为他家“敝庐交悲风，荒草没前庭”，冷得没法睡。他只好披件破衣服，坐等天亮。可公鸡毫不体恤，迟迟不打鸣，显得寒夜格外漫长。古人夜不能寐，或为爱情造成事业或为家国兴亡或为坚守气节，跟他们相比，我的失眠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我还从古人那儿得到了一个重要启发：他们虽没有安眠药，却从不为睡不着而焦躁，或弹古琴或观松月或徘徊散步，连陶渊明“披褐守长夜”的“守”字里也透着一种安定坦然。在无眠的夜晚，这些诗词成为我精神的加持，我不再痛苦，不再焦虑，不再把睡不着当回事。奇怪的是，当我放弃与失眠的种种搏斗之后，竟然轻松地睡着了。

年岁愈大，涉世愈多，我发现古诗词是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。而其作用的大小，取决于个人的经历。就如王夫之说的：“作者用一致之思，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。人情之游也无涯，而各以其情遇。”“自得”二字道出了读诗的真谛。一首诗，一阙词，都是古人境遇与心思的凝聚，至于后人能得到多少，全凭各自以生命阅历去印证。郭靖死记硬背了《九阴真经》，后来在桃花岛观欧阳锋、洪七公过招，在村野密室看金真七子摆天罡北斗阵，又在一灯大师为黄蓉疗伤时领略其点穴的无穷变化。郭靖在一段段的江湖经历中“自得”出真经妙旨，最终成就了盖世武功。古诗词自然不比诘屈诡诵的《九阴真经》，但若要用，读熟背熟不够，还得“各以其情遇”。

儿子五岁时，我也开始用古诗词给他“填鸭”。选诗时，我存了私心。我希望他将来能欣赏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的壮丽，能体会“已凉天未寒时”的精微，能感受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惊喜，能在困顿中保持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泰然。儿子嘴里咕嘟摇头晃脑地背过几遍，问我是何意思。容易的，我便讲解两句，难些的，我就学着“老顽童”的腔调：“此刻天机不可泄露，你背熟便了。”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二维码